

論語集說

八

論語集說卷第八

永嘉蔡節編

衛靈公第十五 九四十一 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

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陳從並去聲 見賢遍切

集曰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木器祭以薦肉者俎豆皆禮器絕乏也糧食也興起也固窮謂固守其困窮也濫猶泛溢謂失其

三十一 論語集說卷第八

所守也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與夫子之旨趣背馳夫子所以答之者則以己之所學不在此而在彼也俎豆雖有司之事然實禮之所寓而教之所由興至若軍旅之事則非君子之所當先者矣以其言之不合也故明日遂行焉去衛適陳絕糧而從者病子路之愠以為夫子之德之盛疑其不當窮也夫子答以君子小人皆有窮時特君子能固守而小人則濫溢而為非矣

本註疏河南尹氏南軒張氏晦庵朱氏說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女音汝識音志與並平聲

集曰子貢之學博矣夫子欲其知所歸也故設為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之問以發之子貢方信而忽疑蓋其學之所積至是將有得也意其於一事一物之中亦知夫理之各有攸當特未知眾理本一理耳故夫子以一貫告之其所謂一者則理而已其所謂貫則是理行乎事物之間而無有不通者也

晦庵朱氏節謂一事一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然眾理本一

物理也能即其理而求之則雖事事物之萬殊而亦無所不通矣

又曰夫子於曾子不待問而直告之以一貫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亦終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造有淺深夫子告之之意亦異於參也則以道言所以達其至於賜也則以學識言所以迪其歸各當其可而已

河南尹氏南軒張氏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鮮上聲

集曰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

晦庵朱氏

如飲食之知味也南夫子每言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今文曰知德者鮮矣蓋謂人非但不能好德而能知德者亦鮮也惟其知之鮮故好之者未之見也若誠有以知之則亦誠有以好之矣
藥山黃氏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

與平聲夫音扶

節釋曰無為言不待有所作為也恭已正南面言德容之盛無愧於居天子之正位也獨舉舜以為言者舜紹堯之後法度彰禮樂著盡循堯道任五臣之賢此其所以能無為也夫舜亦何所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所謂篤恭而天下平也

論語

論語集說卷第八

三

百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行篤敬之行行不篤敬之行並去聲貊亡百切參七南切夫音扶

集曰蠻南蠻貊北狄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州行字猶曰不行於妻子之行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言與我

相參也輿車輿也倚依也衡軛也紳大帶
之垂者書諸紳以示不忘也子張之問意
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諸其身而言之言
忠信則言有物行篤敬則行有恒以是而
行雖之蠻貊可也反是則州里尚不可行
况蠻貊乎參前倚衡言於忠信篤敬念念
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而未嘗相離一
言一行自然無非忠信篤敬夫如是而後
可行也

註疏晦庵朱氏南軒張氏伊川
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

三十一

論語集說卷第八

四

曾

卷音

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集曰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鮒如矢言直也

卷收也懷藏也晦庵朱氏史魚可以謂之直而

已然知伸而不知屈未盡君子之道若蘧

伯玉則能因時而屈伸故謂之君子南軒張氏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

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

集曰可與不可非知者孰能審之南軒張氏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集曰孟子曰士尚志非仁無守也非義無

行也夫是謂之志士龜山楊氏仁人則成德之

人也仁者心之德求生以害仁則身雖存

而心之德亡矣殺身以成仁則身雖死而

心德之全天理之正浩然充塞乎天地之

間夫孰得而亡之哉仁人之於仁如飢食

渴飲然也志士之於仁亦能擇而處之矣

二者地位雖不同要皆知所取舍故求生

害仁所必無也殺身成仁則有之矣言有

者亦可見仁者未必皆殺身也本晦庵朱氏南軒張

論語集注卷第八

五

曹溪

氏說伊川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

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

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

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

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集曰器利則事善所事者賢所友者仁南軒

夫子所答為仁之資而已伊川程子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

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輅音

路遠去聲

集曰行猶用也

邢氏疏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

建寅之月為歲首也是月也得四時之始

萬物初生之候故特有取焉

晦庵朱氏曰天開於子地

開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

正商以丑為地正朔何以不子為天正也或曰商周之改正朔何以不子為天正也

也曰陽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為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始有以見其發之功也

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叶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以言乎天地則生物

之功著以言乎人則作事之序明故以為一歲之首焉此孔子所以有取於夏時也

輅者大車之名商輅木輅也周人飾以金

玉則過於侈不若商輅之為質也

邢氏曰明堂位

曰大輅 邢氏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周冕有

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

時已有之制度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

加於眾體之上故雖文而不以為過也韶

舜樂名取其盡善盡美也鄭聲鄭國之音

也佞人諂巧之人也放謂屏去之也遠謂

斥絕之也淫亂也殆危也夏時商輅周冕

韶樂此夫子斟酌四代帝王之制而從之

以為百王不易之大法然法度禮樂猶是

也所以不能常保其治而亂亡隨之者鄭

聲佞人有以惑其耳目而蠱其心志也放
鄭聲遠佞人而後四代之法度禮樂可以
興行而無斁矣本晦庵朱氏說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集曰先事而為之慮遠慮也事至而後憂
之近憂也用之陳氏惟遠慮者可以無近憂上蔡

謝氏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並去聲

節釋曰夫子前既言吾未見好德如好色
者也是猶幸其或見之也今又言已矣乎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至是以其終未
得見之故重為之歎息云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
與立也者與之與平聲與立之與如字

集曰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
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也晦庵朱氏非

其有而有之故曰竊位天位也當與賢者
共之不可私而有也臧文仲居大夫之位
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能薦之與並立於朝
是竊據其位者也漢上朱氏

節釋曰公叔文子與大夫僕同升諸公
夫子謂之文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
不與立夫子謂之竊位二子之設心蓋
有爲國爲己之不同也若文仲者有愧
於文子多矣後之事君者宜以文子爲
法文仲爲戒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遠去聲

集曰躬身也

邢氏疏

人所以多怨者以不能

自反而責望於人者厚也誠能薄於責人

而厚於自責焉則怨自遠矣

漢上朱氏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集曰天下之事當防微杜漸於未然之前

故不曰如之何若至於已然橫流極熾無

可柰何之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故曰

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河東侯氏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好去

聲慧胡桂切

集曰義者天理之公小慧則才知之私而已羣居之益爲夫講習於義理也若終日

之間不求為義理之歸而相高以私知言

行如是是難與共處也苟與之共處久則

俱化矣本南軒張氏說晦庵朱氏曰言不及義則放僻邪侈之心滋好行

小慧則欺偽巧詐之機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

成之君子哉孫去聲

節釋曰君子所以制事者義而已故以義

為體禮以行之所以節此也孫以出之所

以和此也信以成之所以實此也四者具

故曰君子哉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而此曰義以為質蓋以制事而

言則以為義為體合敬義而言則以敬為體義為用讀者詳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集曰病猶患也邢氏人之病在不修己而

好求人知故每言此以誨人也成都范氏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集曰疾猶病也沒猶盡也稱謂見稱於人

也何氏名者所以命其實也有實必有名

君子學以為己雖不求人之知然沒世而

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矣故君子疾諸

南軒張氏成都范氏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集曰君子無適而非求諸己小人無適而

非求諸人求諸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

日肆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

南軒張氏

又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

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

然所以求之者亦反諸己而已矣三者

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此亦記言之意

龜山楊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三九十五

論語集說卷第八

十

溪

集曰矜矜莊也

包氏註

矜莊以自持則易以

不和而失於爭羣居而相與則易以有比

而失於黨君子非與人異也處已嚴而濟

之以和故雖矜而不爭君子非與人同也

待物平而行之以公故雖羣而不黨唯敬

者能處此而勿失也

南軒張氏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集曰言雖是而人則非故人不以言而舉

者知人也人雖非而言則是故言不以人

而廢者知言也

石林葉氏岷隱戴氏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集曰學貴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夫子恕之一言是乃求仁之方也河南尹氏推已

之心以及物其為用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晦庵朱氏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譽並平聲

集曰毀者惡未至此而過詆之譽者善未及此而驟稱之南軒張氏斯此也三代夏商周

也直道無私曲也晦庵朱氏節謂夫子言我之

於人何所毀而何所譽乎其或有所譽者亦必有所試以驗其實矣今此之民也即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吾安得而容其私哉朱氏曰聖人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毀則必無也譽則或有之矣

此所以言譽而不言毀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夫音扶

集曰有馬者借人乘之此史之闕文也夫子謂始時猶及見此今則亡之無復古意

矣惜其以私見去之也

葉山黃氏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集曰巧言之亂德以其不本於誠實也小不忍之亂大謀以其輕發於血氣也故迪德者以謹言為先當大事者以懲忿為本

南軒張氏

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

好惡並去聲

集曰天下之善惡有若黑白之易明者衆之好惡固所同也然陳仲子之廉康章之不孝衆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必察也取

論語集註卷第八

一一二

百餘

於衆而察於獨善惡斯無遁矣

南軒張氏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集曰弘者廓而大之也人心有覺道體無

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

晦庵朱氏

節謂夫子斯言蓋欲人以道為己任爾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集曰過而能改則其過亡矣若過而不改

則其過常存斯為過矣

南軒張氏

節謂夫子斯

言豈曰有過而未謂之過必待不改而後

謂之過耶蓋以過者人之所不免知過而

必改則為可貴耳此所以誘夫人勇於改過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學也

集曰學與思常相湏此非以思為無益也思至於忘寢與食而不以學先之則無益耳蓋學而後思則其思也有畔故思愈精而學愈明若不學而徒思祇見其汗漫而無所依據矣故曰不如學也即已而言所以教也

以教也

本南軒張氏說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切

節釋曰謀者有所思為也餒飢也此言君子當以謀道為心而不當以謀食為心以謀食為心譬之耕者本以求食也然歲有凶荒而餒存焉則有時而不得食矣以謀道為心雖非所以求祿也然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學之既充鮮有不得夫祿者由此言之則君子之所憂者在不得乎道而已而貧非所憂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知去聲
涖力至

切

集曰涖臨也謂臨民也動之謂動民也猶

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

晦庵
朱氏

知及仁守莊

涖動禮為政始末

伊川
程子

節謂此言政理也

知及之所見明徹也仁守之所行堅定也莊以涖之則表儀正矣禮以動之則風化形矣知及之固有以得夫為政之理仁不

能守之則必失之矣知及之仁能守之則

理明而政立矣然臨民者不以莊則民慢

其上而政不行矣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

涖之固足以為政矣然動民者不以禮而

民未至於化焉則亦非政之善者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

受而可小知也

節釋曰此言君子小人之知識器量也君

子之知識器量恢廣故不可小知而可大

受小人之器量知識淺狹故不可大受而

可小知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集曰甚猶過也蹈猶履也

邢氏疏

節謂人非

水火不生活則水火固不可一日無也然仁人心也是心其可一日無乎一日而非水火不過口腹有飢渴之害而已一日而非仁則失其本心而不足以爲人矣此民之於仁所以甚於水火也又况水能溺火能焚雖能以養人亦能以害人仁之所以異於水火者以其有以成乎人而無所害乎人也故蹈水火而死者吾見之矣蹈仁而死者吾未之見也亦何憚而不肯爲仁乎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集曰當仁以仁爲己任也弟子之於師每事必讓而不敢先者也至於仁則己之當爲雖師在焉亦且不讓此蓋言爲仁之急

也

本晦庵朱氏說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集曰貞者貞於義也諒者執小信也貞於義則信在其中若但執夫小信而於義有蔽則失其正而反害於信矣

南軒張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集曰食祿也後其食謂以食為後也事君者主於敬其事而已食非所計也若曰食焉而已違恤其事則失事君之義矣

本南軒張

說氏

子曰有教無類

集曰所稟之質雖有不同然未有善惡之

論語集註卷第八

一六

曹溪

類一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莫不善故聖人有教焉所以納之於善也教之行愚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之彊豈有氣類之不可變者乎故曰有教無

類

南軒張氏東溪劉氏曰天地不擇草木而雨露均焉聖人之教亦猶是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為去聲

節釋曰道同則可相為謀矣道不同其所趨異也所趨者異則我之不能為彼謀亦猶彼之不能為我謀也烏在其相為謀哉

子曰辭達而已矣

集曰辭辭章也辭取其達意而止過是則
徇於辭而反害於理矣南軒張氏曰其曰達而

已矣亦非通於理者不能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
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
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見賢遍切道與之與平聲

相去聲

集曰師樂師冕名蓋瞽者也某某人也相
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師冕之見夫子以其
瞽而無所見也故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

三十一

論語集說卷第八

十七

曹湜

告之席既坐則歷告之以在坐之人子張
見而問焉夫子語以相瞽者之道當如是
爾聖人豈作意而為之哉亦曰盡其道而
已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

心省察如此晦庵朱氏南軒張氏

又曰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蓋所當然
者天之所為也夫以一日之間起居則
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
人則有待是入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
事之道道不可湏臾離也一失所宜則

為廢是道矣是故君子戰兢自持造次顛沛必於是惟懼其失之也夫惟天下之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隨形蓋無往而非是矣

南軒張氏

季氏第十六

九章一十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

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

牆之內也

顓並音專史並音俞見賢遍切過與

疾夫之夫夫如是之夫並音扶任平聲焉於虔切相並去聲兕徐獲切柙戶甲切積音獨費音

集曰顓臾國名魯之附庸也無乃乃也爾

汝也夫子指季孫也周任古良史也陳布

也列位也相家相也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此周任之言也兕野牛也柙檻也龜大龜

也玉寶玉也櫝匱也固謂城郭堅宇也費

季氏之私邑也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寡

謂土狹民少也貧謂財用不足也均謂君

臣上下各得其分也安謂上下相安也和

謂上下和睦也傾傾覆也分崩離析謂公

室四分也干楯也戈戟也蕭牆門內之屏

也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謂伐之也由求為

季氏家臣故以告孔子孔子首呼求以責

之豈求在季氏之門為用事者耶蒙山在

魯地之東故曰東蒙先王以是封顓臾使

主其祭又在魯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

社稷所恃以存非季氏所當伐也求實為

謀以孔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孔子引周

任之言謂陳其材力以就其列位苟不能則當止也為人之相不扶其顛而持其危則安所用之吾二臣不欲之語求之言過矣譬如虎兕在柙而逸龜玉在櫝而毀典守者安得而辭其責哉既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所以自解者至矣又曰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其情終不能掩也託為慮患之辭以蓋夫貪利之說此則君子之所疾也有國有家者非土狹民少之為患患上下之不均爾非財用不足之

為患患上下之不安爾上下之分定則均

而和和而安矣均則不嫌於貧和則不嫌

於寡至於安則無傾覆之患矣東溪劉氏曰均則無

貧不必利顛史之有以為已富也和則無寡不必兼顛史之土地人民以為已益也

安則無傾不必去顛史以憂子孫之不支也內寧則外自服就

使有不服者則當修文德以來之於其來

也則亦安之而已此為國家之常道也由

求相季氏如遠人不服而不能來如邦分

崩離析而不能守方且相與謀動干戈於

邦內以逞其欲夫季氏魯卿也齊公室以

自肥不均不和而內變且作矣求徒知夫
顓臾為季氏子孫憂而不知其禍將起於
蕭牆也伐顓臾之事則專責於求相夫子
之事則併由責之蓋為季氏計者求也至
於不能勉季氏以道則由亦不能逃其責
矣

本註疏南軒張氏晦庵朱氏東萊呂氏武夷吳氏說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
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
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
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
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三十四

論語集注卷第八

十一

曹湜

集曰希少也

孔氏註

陪臣家臣也

馬氏註

國命

國之命令也不議言無非議之者也

邢氏疏

禮樂征伐天子之事也

禮樂以明分征以討其不然天

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蓋上得其
道則權綱在已而下莫敢干之也若上失
其道則綱維解紐而諸侯得以竊乘之禮
樂征伐將專行而不顧矣若諸侯可以竊
之於天子則大夫可以竊之於諸侯而陪
臣亦可以竊之於大夫其理之逆必至於

此也所以有十世五世三世之異者於理愈逆則其亡愈近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政出于一也庶人不議者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也東溪劉氏曰天下有道訪亦及乎芻蕘之賤當是之時國民有公言而無私議天下無道大夫竊執國柄雖士君子之言亦壅於上聞於是庶人始私相非議於下又其甚至於道路以目而天下窮矣雖然所謂自天子出者天子亦豈敢以已為可專而以私意加於其間哉亦曰述夫天理而已矣南軒張氏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

矣故夫三相之子孫微矣故夫之夫音扶餘如字

三十一

論語集注卷第八

九二

曹溪

集曰五世謂魯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也逮及也四世云者自成公至定公則四世爾三相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相公故曰三相也微衰微也註疏魯自宣公賴襄仲以立三家始盛專制魯國之賦而祿去公室矣又一世而政悉移於大夫自成公而下為國君者拱手聽命而已孔子於祿去公室政逮大夫而知三相之子孫必微亦以其理勢知之也夫三家視其君而

起不奪不饜之心則夫陪臣視之亦何憚而不萌此心乎方三家專公室之祿而竊魯國之政本其私意欲以利其子孫也而豈知子孫之微實兆乎此哉

南軒張氏曰晦庵朱氏曰

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

又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疆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疆也而三桓以微何也疆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東坡蘇氏

論語集注卷第八

七三

曹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便並平聲辟婢亦切

節釋曰友直則無隱而有過必聞矣友諒則不欺而相與以實矣

叢蔭趙氏曰直者以義相正諒者以

信相與

友多聞則學博理明而可資以講貫

矣是皆有益於我者也便習熟也善能也便於辟則威儀之修飾也善於柔則容色之嫵媚也便於佞則言語之諂巧也是皆有損於我者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
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
矣

樂五教切禮樂之樂音
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

節釋曰樂喜好也樂節禮樂則有進反而
無銷放而不失其中和矣樂道人之善則
有企慕而無媚嫉而惟見其宏裕矣樂多
賢友則善言善行日接於前而有以輔成
吾之德矣此其所以為益也驕樂以驕矜
為樂也樂之則其志傲矣佚遊以佚遊為
樂也樂之則其志荒矣宴樂以宴安為樂
也樂之則其志惰矣此其所以為損也

論語集註卷第八 九四 曹健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
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
瞽

集曰君子有德位之通稱龜山愆過也躁

謂躁急不安靜也隱謂隱匿不盡情也註

瞽無目者也晦庵侍於君子或有問焉終

則對不問則不敢對各當其可而已言未

及之而言是未當言而先言也故謂之躁

言既及之而不言是所當言而不言也故

謂之隱顏色未相接而遽有言焉是又有甚於躁者若無所見而妄發也故謂之瞽

三者皆不中節者也故謂之愆本南軒張氏說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少失照切

集曰或曰戒者心有所警省而禁制之謂剛彊也得貪得也好色好鬪與貪得之心三者皆血氣之勝也自少至老無一不在所戒然各隨其血氣之盛衰而又有偏勝

論語集說卷第八 九五 曹溪

者焉故夫子於此必表而出之也蓋男女之欲惟年少者為最甚也少之時而以色為戒以其血氣之未定也年既壯而血氣剛矣則易為勇力之所使故其所戒則在於鬪至於老而血氣衰矣色與鬪無足逞矣日暮途窮憂感百集則貪求苟得之心勝矣故其所戒則在於得焉成都范氏曰聖人同於人

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德彌邵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集曰畏者嚴憚之意侮戲玩也

晦庵朱氏

天之

命我者是理也則奉若之而弗敢失大人盡乎是理者也則尊敬之而弗敢易聖人之言當乎是理者也則佩服之而弗敢違然是三言皆主於畏天命小人不知是理之所在則反是而莫之畏也天命且不知畏其狎大人侮聖言宜無所不至矣

本南軒張

氏說 岷隱戴氏曰畏者進德之機也人唯無所畏也而後動於惡故小人為不善者必先慢天忽人不有聖賢之語然後得以自便其私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集曰困謂病於有所不通也

孔氏

生知者

天稟全粹不待學而知義理也其次則必學而後知又其次則困而後反於學困而學雖在二者之下然其至則一也若困而不之學則是自暴自棄斯為下愚矣此章所以勉人學也

南軒張氏

又曰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此勉夫困而能學者之為上也此章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此戒夫困而不學者之為下也聖人之於人或勉之或戒之皆導之以歸於善其言各有當也

成都范氏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論語集註卷第八

九十七

曹湜

難去聲

集曰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晦庵朱氏溫和易也恭莊肅也忠者中心之誠然也敬者敬其事而不敢忽也疑者心有所未安也問者求以釋其疑也難者患難也忿思難則必懲其忿矣義者宜也見得思義義所不當得則不敢以苟得也白石錢氏九思各專其一伊川程子當乎此則思乎此天理之所由充而人欲之所由遏也南軒張氏要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

張氏曰是九者

之於既發之祭不然但欲察之於流而此
收之於暫則多見其紛擾而無力矣
之謂思誠上蔡謝氏

節釋曰視聽言貌思五事之目也此章以思爲四者之主又加以色之與事疑之與忿兼見得而爲九思其示學者省察體驗之功益密矣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

三十二

論語集說卷第八

共八

混

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探吐南切與平聲

節釋曰探試也馬四匹曰駟首陽山名見善如不及謂見善矣又若不及見之也見不善如探湯謂見不善矣猶未免於嘗試之也爲善之不勇去惡之不力中人皆然也夫子謂吾固見其人矣亦嘗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志於求仁者也行義以達其道行吾得爲之義以達夫當然之道於天下後世者也此非立志剛信道篤不以窮達死生累其心者不能也夫子謂吾固

聞其語矣而未見其人也夫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求之於今則齊景公其人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求之於今則未見其人求之於古則伯夷叔齊其人也景公知夫子之聖而不能行善晏子之言而不能行是見善如不及也田氏不之正而幸公室之僅存嗣君不之定而幸嬖子之得立是見不善如探湯也悠悠於善惡之間是以雖居諸侯之位擁千乘之富其沒也曾無一德之可稱夷齊兄弟遜立捨國而逃是隱居以求其志也扣馬而諫恥食周粟是行義以達其道也即夫人心之安而循夫天理之正雖餓死首陽而民到于今稱之即是人以證是語故曰其斯之謂與然景公達而在上者也夷齊窮而在下者也夫子論夷齊之事而必以景公對言者蓋所以明夫君子之得行其道初不拘於富貴利達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

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
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
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
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亢並音剛
遠去聲

集曰伯魚孔子之子鯉也子指伯魚而言
也有異聞謂聞於孔子也嘗獨立謂孔子
獨立之時也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
立此孔子之言也聖人竭兩端之教於親
踈賢愚無以異也其告門人固嘗曰興於
詩立於禮而此語伯魚亦先之以學詩次

之以學禮學之序固當然也不學詩無以
言易其心而後能言也不學禮無以立謹
其節而後能立也晦庵朱氏曰學詩則事
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

能言學禮則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
立當孔子獨立之時伯魚之所聞亦不過

如此爾陳亢以伯魚為孔子之子故有異聞

之問及聞詩禮之對又以為聖人之遠其
子殊不知聖人曷嘗有是心哉味伯魚答
陳亢之辭氣亦可見其薰陶之所得矣本註

疏南軒
張氏說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

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集曰夫人君夫人尊之之辭也小童寡小君自卑之辭也春秋之時名不正者多矣記於此者亦正名之一也

東萊
呂氏

論語集說卷第八

